

当代小说精品

# 言情 小说 精品

贾平凹 主编

世纪之交当代小说珍藏本

神的文学死了，人的文学活着！  
该书的现实意义、变革精神、审美旨趣和收藏价值兼而有之……我在这部将近500万字《中国当代小说精品》中的100多位作者身上看到新小说的苗头和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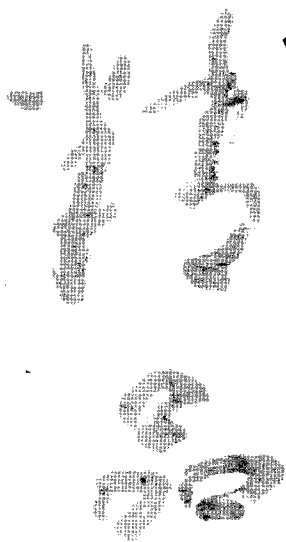
阎纲



# 言情小說 · 下

賈平凹 主編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

## 《中国当代小说精品》编委会

主 编：贾平凹

副主编：朱 玉 刘 路 张宗涛(执行)

编 委：刘 路 张宗涛 李培智 刘广雄 赵 玫  
陶雪纯 张 诚 赵 琪 赵 刚 程章贤  
雷升录 赵 旭 王 倩 王健强 高立群  
弥利民 潘建民 高黎娜 吴 非 高 翔  
李 明 李建安 唐晴川 安广浩 任晓琳  
李 震 康素娟 杨筱白 李时东 齐 鸣  
刘力军 姚东安 舒亦农 刘玉霞 赵一祥  
高 安 何建辉 李效东 王海君 章晓明  
王小波 周占华 张素兰 张 伟 袁小明  
张 强 窦豆军 张 辛 王 凤

## 目 录

- 城市爱情 / 张 欣 · 1  
桃花灿烂 / 方 方 · 82  
美穴地 / 贾平凹 · 163  
致命的邂逅 / 张 欣 · 206  
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 / 张 欣 · 257  
玻璃是透明的 / 李春平 · 308  
跪乳 / 岳恒寿 · 353  
石胡笳 / 郑彦英 · 430  
爱又如何 / 张 欣 · 472  
树上的鸟儿 / 于艾香 · 528  
女人之约 / 毕淑敏 · 562  
情人鲁汉明 / 叶兆言 · 591

# 城市爱情

● 张 欣

岳影儿踏进“新空气”轻音乐团排练场时，离排练时间还有两分钟。鼓手冷军一见到她便直杀过来，风风火火地说：“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”

“我迟到了吗？”岳影儿慢条斯理地抬起眼皮，她花一百五十块钱新烫了一个浪板，秀发有节奏地弯曲着，披满一肩，配上一条黑色塔夫绸的连衣裙，的确明艳得不同凡响。

“可还有两分钟！”

岳影儿毫不专心地东张西望，口气懒懒地说：“两分钟太长了，可以爆发珍珠港事件。”

冷军有些沮丧地低声说：“你太不理解我的心情了，我等你半天……”

“等我干吗？”

“还有一分钟，等排练完再说吧。”冷军转身跑去，他穿一身泛白毛边的牛仔装，高帮运动鞋，留“鸿运头”，挺潇洒的，团里团外都挺红，可惜岳影儿总不正眼看他。

排练开始。

冷军手里的鼓槌儿快速地依次落在架子鼓上，他动作娴熟，手法花哨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岳影儿嫌他玩噱头，便背过脸去。跳伴舞的女演员，外号“小尾巴”却瞪着眼珠子，一个劲儿地冲他放电。

岳影儿走至台前，舒缓地唱起：

我曾用心地爱过你，  
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，  
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，  
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？

指挥拍了两下巴掌：“停！停！”

岳影儿闭嘴，乐队的声响戛然而止。指挥对着岳影儿：“‘在哪里——’要用气声，唱得虚一点！”

岳影儿点头，在重起的音乐声中依旧从容不迫地演唱，她的下巴微微扬起，脸上没有一丝故作的温柔：

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，  
如果这一走，你是否会想起我  
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，  
别让这份情换成空。

此时，岳影儿闭上眼睛，猛地一抖浓密纷飞的秀发：

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，  
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！

指挥大声喊起来：“如醉如痴，如醉如痴！”他大幅度地挥动着双手，把额前的头发甩到脑后去：

事隔多年你我各分东西，  
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。

一次次地跟乐队和伴舞合成，好容易指挥才说：“好吧，今天就练到这里。今晚是星期日夜场，都准时来啊！”

岳影儿马上去收拾皮包准备走。

冷军赶过来：“岳影儿，有空吗？我请你吃一个‘夏日诱惑’。”

“我害怕诱惑，再说也没空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！”

“在这儿？”

“这儿不是挺好吗？！”岳影儿连坐下的意思都没有。

冷军还是充满热情地说：“你刚才那首歌唱出了我全部的心情……”

“那我相信，现在情歌那么多，十亿人民的心情都能唱出来！”

冷军觉得岳影儿不得要领，便急着表明心境：“岳影儿，咱们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最好的朋友？”

岳影儿道：“我们已经是最好的朋友了，在一个团工作，偶尔也能聊上一聊，你还要怎么样？！”

“我再请你一次，今晚演出完一块吃夜宵？”

“我减肥，晚上从不吃东西。”

冷军忍无可忍：“算了！我见过的妞儿多了，你少给我摆架子！”

“我摆骨头架子。”岳影儿微笑着说，把深栗色的真皮包往背上一甩，扬长而去。

这时小尾巴背着包跑到冷军面前：“冷军，我渴了。”

冷军无名火起：“你渴了找我干吗？我又不是你爸爸！”

“你怎么了？我是想请你去吃一个‘热带风情’！”

“我现在想吃北冰洋风情！”冷军扭身就走。

每回走进这个大杂院，岳影儿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。她嫂子刘玉凤是个截瘫病人，导致与他们关联的人都生活在阴影里。哥哥是建筑设计工程师，但没法住标准住房，就为了轮椅出入方便……这样一个生存空间只能扼杀天才，卡拉扬也得患痴呆症。

小保姆莲莲正在给刘玉凤的猫拌剩饭，嘴里“露露露露”的唤着。发现水开了就大声喊：“岳叔叔，水开了，你把壶灌上！”

岳毅凡拿着本书出来，迷迷瞪瞪地去提开水壶。

岳影儿站在院子里不客气地说：“莲莲，到底你是保姆还是我哥是保姆？你指挥起他来了！”

莲莲吓得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

岳毅凡一边灌暖瓶一边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她占着手呢，再说谁灌不一样？！”

“只有你们家的保姆会是这个样子！”

“多大个事？你一口一个保姆保姆的，岳影儿，你待人不要太



刻薄。”

岳影儿用鼻子哼了一声，走进屋去。

“哥，今晚有事没有？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去看我演出。”

“我没兴趣，太热闹了！”

“你一定得去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，条件特别好！”岳影儿面露得意之色。

岳毅凡严肃地说：“别胡闹！”

“完全是正经八百的，票我给你压这儿了！她就在你的左手边，记住，左手，你会眼睛一亮的！”

“岳影儿，我求求你，这种把戏你不止闹一回了一！”

“可哪回也没有成功……”岳影儿瞟了一眼空荡荡的大床，“她呢？”

岳毅凡没好气地：“别她、她的，应该叫嫂子，可你从来也没叫过……”

“我恨她……”岳影儿咬着嘴唇轻轻地说：“她又住院了？”

“嗯，她知道我要出差回来，叫莲莲去买鱼，结果自己从床上摔了下来……”

岳影儿不为所动：“如果她真爱你，不是去买鱼，而是应该主动提出来跟你离婚！”

“放肆！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一个病人？！”

“哥，这是我的心里话！她有病，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，可你是一个正常人，你封闭了自己多少年？她为什么不替你想？！”

岳毅凡不语，转身看着窗外。

岳影儿冲着他的后背说：“既然她要保住名分，那就应该允许你找女朋友，否则对你太不人道了！”

岳毅凡勃然大怒：“你给我滚！”

“滚就滚，你除了会冲我发火儿，还有什么本事？！你们那一代人的爱情观早就该更新了！那种拉了一回手，激动半辈子的模式，大可不必津津乐道！像你这样长期压抑自己，事业上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性的建树……”

岳毅凡将一本精装书砍了过去。

岳影儿一歪身子，闪出门去，又不放心地伸进一个脑袋：“别忘了，七点半开演。”刚关上门，另一本书又咚地砸在门上。

岳影儿若无其事地对满脸惊愕的莲莲说：“别理他，更别劝他，这样也是一种发泄！”

她都走了，莲莲才不明不白地点了点头。

百花剧场后台化妆室里，岳影儿正在对镜梳妆。

冷军新吹了头，又抹了摩丝，显得黑亮黑亮的一颗脑袋颇新潮。他穿白色灯笼袖的演出服，上面钉满了银片，处理成一定的图案。

他出现在岳影儿对面的化妆镜里：“怎么样？”他自我感觉良好地掂了掂脚后跟儿。

大方镜里面的岳影儿皱了皱眉：“像个马戏团的驯兽员。”

冷军马上反唇相讥：“你好，像个甲壳虫似的！”他上下打量岳影儿。

岳影儿没说话，做了个不屑的表情。她穿的演出服赭石色，上面是指甲盖大小的黄点点，高领，无袖，腰间又紧束着，裙摆先宽后窄，线条利落，后腰上缚了一个极大的蝴蝶结，显得雍容、华

贵。

“你从来不戴装饰物，哪儿都光秃秃的！”冷军并没走开，在一旁献计献策。

“我讨厌那些破铜烂铁。”

“可这样显得暗淡无光。”

“我想光彩照人主要是指气质，而不是指人工亮片。”

“别挖苦人！”

“我就是没空，要不每周给你开半小时审美讲座，你就不至于穿这一身上台了。”

冷军刚要说什么，舞台监督走过来，手捧一大束鲜花：“这是一伙女孩儿指名献给鼓手的。”

冷军看了岳影儿一眼才说：“她们为什么不叫我签名？！”

岳影儿笑笑说：“你还没那么光辉灿烂。”

“哼，你嫉妒我！”

“是吗？！”岳影儿夸张地转过身去走了，刚走到门口，就被涌进来的一伙年轻的大学生们围住，他们旁若无人，七嘴八舌地嚷着：

“你就是大学毕业不当干部要当歌星的岳影儿吧？！”

“你胆敢辞职，真有勇气！”

“我崇拜你，你给我一张签名的照片吧！”

“今天我们学校来了好多同学，你都成了偶像了！”

岳影儿满脸的不自在，不知说什么好……舞台监督赶紧过来救驾：“谁叫你们到后台来的？！走走走……”

冷军心里颇不是滋味地向另一个边门走去，无意间被绊了一下，发现是一个插满鲜花的大型花篮，上面有写着赠给岳影儿的彩绸。

走进过道，他便把手中的鲜花往墙角一扔，正要离去，小尾巴迎面跑来，劈头就问：“你收到了吗？”

“收到什么？”冷军莫名其妙。

小尾巴一眼看见墙角的鲜花，忙心痛地蹲下来拾起它们，仰着脸说：“你怎么给扔了？几十块钱呢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多少钱？”冷军更奇怪了。

“我买的，叫别人献给你，希望给你一个惊喜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冷军气得大声喊道：“我讨厌你！！”

他扭头就走，小尾巴跟在他后面一个劲地解释。

侧幕条处，岳影儿正探头探脑地向观众席看，可是，直到演出铃响，她哥哥的座位上依旧空空如也。

岳毅凡赶到五号病房时，刘玉凤刚刚睡着，她的邻床病友林默兰食指放在唇上，轻轻向他嘘了一下，又低下头去看信。

刘玉凤曾多次住院，每回的邻床不是老太太就是大妈大婶，只有这回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。出于好奇，岳毅凡第一次来就看了她的床头卡片：姓名：林默兰，年龄：25岁，工作单位：省图书馆，病症：低烧待查。

默兰留着长长的直发，脸色苍白，唇色也浅，惟有一双长睫毛的大眼睛漆黑明亮，笑的时候温柔地眯着，让人顿生怜意。她常常主动照顾刘玉凤，和岳毅凡也渐渐地熟了。

看见她这么专心致志，岳毅凡便看了看放在她床上的外文信封，“新泽西州来的？李小山？”

默兰抬起头来，脸颊飘起两抹少见的红云：“我的男朋友，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。”

他们的声音都很轻，怕吵醒刘玉凤。

岳毅凡：“那你将来也要到美国去？”

“不知道，从没想过……”

“他去多久了？”

“快两年了……岳工，你去过美国吗？”

岳毅凡点头，默兰马上说：“那里生存不容易吧？！”

“因人而异，他信上怎么说？”

“他总说挺好，我根本不相信……”默兰斜靠在被子上，眼里充满着忧虑。

岳毅凡说：“不过美国的确是一个对女人宽容对男人却十分苛刻的社会……他去磨练一下，会有好处。”

默兰没有说话，只是两眼痴痴地望着前方。她跟小山曾经在同一个大学读书，小山在中文系，她在图书馆系。两人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湖畔诗社，才得以相识。小山热情、奔放，富于诗人气质，跟她的性格完全不同，然而他们之间还是发生了奇迹。

最初示爱的那个晚上，是隆冬。他们听完了音乐会，错过了回学校的末班车。

李小山担心地说：“郊线车的每一站都很长，要走到总站。你行吗？”

“我别无选择。”

她记得那一回他们第一次拉了手，他们手拉着手走进了深冬。

一路上，他们谈着交响乐。小山说：“……你看我这个人挺浪漫吧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偏偏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肖邦，我喜欢较早的巴赫。巴赫的曲子不纤巧，可也没有很张扬的英雄气。”

默兰说：“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，使人想起小木屋里，墙上的挂钟滴答摇摆；羊奶从木桶里用木勺盛进木碗；草原上散淡的牛羊和一动不动的白云……一切都那么得心应手。”

“你的感觉太棒了！你也喜欢巴赫？”

“不，我还是喜欢贝多芬，他的英雄气并不张杨，倒是具有一种大将风范，尤其乐章的过度，相当从容……还有就是恢宏的气势，非一般音乐家可比。你想，所有的音符在高压的声响中冉冉上升，我便感到是在人生的风浪里突然站直了身子……”

“那是因为你太弱，所以对于勇敢和力量特别敏感，我们就不同了，追求的是另一种境界。”

林默兰停下步子，认真地反驳，“我并没有一定要你喜欢贝多芬，你也不必说服我偏爱巴赫。”

李小山笑着走过来，搂住她的肩膀叫她继续走，“……小傻瓜，你以为我真的是要跟你谈交响乐？！这些废话跟班上的哪个女同学都能说……我是怕我胡言乱语……”

她疑惑，“胡言乱语？”

他一下站住了，紧紧抱住了她的脑袋——她的脑袋正在他的胸口，小山身材伟岸像个运动员。

她本能地要挣脱。“别动！”他说。

这样站了多久，她完全不记得了，只记得双脚冻得僵了，麻了，最后便毫无知觉了。

……那个晚上格外地丰富，他们还在点着煤油灯的小贩那里，一人吃了一碗热馄饨，紫菜虾皮汤……他们脸对着脸，凑得那么近，黑夜和寒冷都不存在了，世界上只剩下他俩对坐着，喝着热汤，吸溜着清鼻涕……

小山出国以后，默兰曾两次去重温走在那条路上的感觉，结

果都失败了。半路上的那种疲劳、困顿和孤独，迫使她不得不坐上中途的公共汽车。

她终于明白，那一段夜路，已经过早地成了她一生的最高记录，恐怕以后是难以超越了。

护士进来发药，刘玉凤醒了，林默兰也从遐想中惊醒，岳毅凡扶刘玉凤起身吃药，林默兰也接过药片。

她突然啊了一声，使全病房所有的眼睛随着她的目光射向病房门口。那里站着—个头发、胡子都留得很长、衣着极其马虎的青年，他阴沉着脸。

“冷平！”默兰急忙迎了上去。

冷平对人们的诧异没有任何表情，似乎已经习惯了。他径直走到默兰的床边，一屁股坐下，面冲窗。

林默兰急忙把药片吞下去，却把茶缸递给了冷平：“你眼圈怎么这么黑，又是几天几夜没睡？”

看上去冷平有些心神不定，他说：“默兰……你这儿有没有钱和粮票？”

“有啊，要多少？”默兰从枕下拿出钱包。

“先借给我点，我想马上离开这个城市，到外地去……躲……”

默兰不解地望着他：“躲？”

“不不不……”冷平急忙改口：“是去外地转—转，散散心什么的……”

默兰这才把钱递给冷平。

冷平说：“我不在的这几天，你可要照顾好自己，别出什么事，小山又给我来信了，叫我好好关心你。”

默兰笑笑，冷平和小山是从小—块长大的好朋友，小学、中

学都在一个学校读书。上大学时，冷平进了美院，小山走时，是把默兰托付给冷平，其实简直讽刺，默兰无时无刻不在照顾冷平，冷平生性古怪，孤傲，创作思想又特别狂放，常人很难与他相处。

看到他又是一副落魄的样子。默兰关切地说：“你真该好好关心关心自己……你看你呀，像个劳改犯……”

冷平似乎一惊：“我得赶紧走了？”他站起来。

“你还没说你去哪儿呢！北京？上海？深圳？”

“走哪儿算哪儿吧……”他喃喃地说。

“哎，我想起来了！”默兰说：“你们画院的现代雕塑展不是今天开幕吗？怎么样，盛况空前吧？！”

冷平低下头去：“嗯。”

“你的作品反映怎么样？”

冷平神不守舍地望望病房门外：“嗯。”

“你怎么老是嗯嗯啊啊的……”默兰甚不解。

“不行，我真得要走了！”冷平向门口走去，默兰送他，一个劲地劝慰：“艺术上的事别太性急……”

冷平表情冷漠：“没什么意思……搞艺术真没意思……”

他拉开病房的门，两位穿白色警服的公安人员对他说：“冷平，你被拘留了！”

等林默兰换下病号服赶到公安局时，冷平的爸爸，老教授冷秋石和姐姐冷云正焦急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。

画院的副院长正在跟刑事科长说好话：“同志同志，请你们一定先放人好不好？我们回去一定加强教育！加强教育！”

刑事科长脸板得铁青：“这根本不是加强教育的事！冷平在



展览馆开枪,造成重大混乱,已构成扰乱治安罪!再说,他到现在还拒不交代是谁借给他的枪!”

副院长十分恳切地说:“对对对,你说得都对!不过年轻人嘛,对艺术都会有自己的看法……”

刑事科长打断他的话,厉声说:“我不懂艺术!不过不管你们是不是为艺术而犯罪,我们都要绳之以法!”

“对对对,我们一定叫他说出枪的主人。”副院长的态度始终耐心、温和,他掏出手绢擦擦头上的汗。

“全市小口径步枪的枪号在我这都有登记,妈的!是谁借给他的枪,我非吊销了他的枪证不可!”刑事科长粗着嗓门说。这时,屋里又出来一个小年轻,他在刑事科长的身边耳语了几句,刑事科长沉下脸听着,扭身要进屋去。

副院长急忙说:“同志,同志,先放人吧,好不好……”

刑事科长不耐烦地挥挥手,跟小年轻进了办公室。

一直喋声的冷秋石、冷云、林默兰这才围住画院副院长,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副院长叹了口气。原来,“现代雕塑展”今天开幕,本来一切正常。

冷平的作品是一尊构思浮华的雕塑,看不出什么主题。作品下面的小牌上写着正规的楷书。题目:梦,另有一行小字:作品尚未最后完成。

中午两点三刻,观众最稠密的时候。

冷平出现了,双手慢慢地举起枪。啪!啪!

《梦》顿时粉碎。碎片缓慢而美丽地飞起。虽未伤到人,但观众大哗。

副院长说:“冷平认为,在枪响的刹那间,他的作品才最后完